歇菴集

歇菴集卷之十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友　謝伯美　弟　陶奭齡　訂

甯　濬　陶祖齡　閱

館課

賦

述志賦

維東揚之奧閫兮曰無餘之舊都紆川巖之淸淑兮繄靈哲之所盧邈余系之云邈兮玄胄紹於陶

唐美厥土而安宅兮庳德里而允臧伊余躬之孔
辰兮值先烈其猶未隆嗟荏弱之脊蔵兮悄顑頷
而鮮慝踰跬迹而巳卻兮望敦丘而猶躓器輿將
而多遻兮材絀志而弗信雖矜容而好飾兮終歷
齒而觀屑長不甞於州部兮幼鮮聞於鄉曲託微
寄於纍紲兮傲卑棲而自局發蒼水之閟藏兮歷
巍皇之遺躅要閼吏於崇椒兮問幽人於湖曲儵
憑噫而超踔兮覽皇運之休嘉爰布著而假筮兮
曰利賓於王家竦修飾以儆懿兮紛長珮之瑳

遵天衢而遠蹠兮去下里之喧譁噓翽飛之翡翰兮星彌天乎網羅鐘鏧鏘而馭禽兮軒繽紛乎寵鶴鷟鸃係於車箱兮遂蹌踉而高躍冤征營而惝怳兮聊撫心而拔志維承明之峻密兮列椒蘭以爲植奉大雅之惇誨兮振華纓而來萉翱翔白玉之館兮傈宿青綺之被花茸茸而鎖院兮艸業業而爲臺凌玉清而遡紫虛兮況方丈之與蓬萊聽恩重而身輕兮若據鼇而處抃將泥處而浮居兮非余心之所善羣朱儒以爭飽兮入金門而逃世

儕優笑而鶩進兮競周容之泄泄雖依隱而諭諫兮信流風之云翳吾丘與於格五兮終又媢之以長纓馬工文而鉅麗兮羌長慾而勸淫禹横經而作師兮紛彬彬於鞶帨辟數子於大道兮何異於甑棲之晉芮抱前修之遺則兮求賢聖之所經洎余懷之靡及兮耿申旦而未寧聊假寐而宴息兮發六候於精誠洵浮虛之爲狹兮余夢適於羽民之國忽銜飈來余御兮矯垂天之健翼歷星辰而上據兮局太一之所處命罕車以爲載兮敕客許

而撟予閽道甯以難窺兮關梁崒其可渡涉五瀆
而止舍兮九斿縮以先路蹈天苑之閼曠兮倚旄
頭而遙矚憤貪狠之傈狡兮夫何封豕之咆勃吾
令白虎主伐兮擲列缺以舉燧慮豐隆之我欺兮
逗壘壁而左次憚天桴兮擊河鼓威弧奮兮玄戈
孔武欲往徂兮余無馬時甚良兮日吉余將遊兮
營之室乘雲兮高驤覩八穀兮馳天倉信匏瓜之
不食兮何牽牛之服箱心侘傺而弗舒兮逢巫咸
之來謁指閶闔其非遙兮靈瑣開而未閉時冉冉

而易邁兮羌何爲兮陸沈眶帝閽之我禦兮紫宮
蓋娵娟紆鬱而嚴深盼閞陽而少憩兮聞嘈嘈之
廣樂方趦趄而欲進兮忽覓開而形拓整容儀以
惟憶兮軫蘢蓉而狐疑聞達人之大覺兮願順風
而占之曰道無軫兮物有方小不可以謀大兮短
不可與汲長彼偉人之極背兮奚足以睇乎喬嶽
鶱鯤鵬而遐徙兮詎僉調於蜩鶯昔放勳之峻烈
兮巢乃訾其沸濟惟貞覿之旁礴兮杞憫憫而憂
傾圖小夫之悁隘兮蹇多懷而好誹彼大道之孔

夷兮乃偶時而委巳棲濟泊以爲廬兮游逍遥以爲庭繚貞固之修欐兮抗仁義之華甍仰坱圠以陶化兮囿於何而不有所貴哲人之純德兮亦捐美而去醜蘭翳芳於幽崖兮亮騈滋乎蕭艾玄駒敖於封丘兮齊旄象而稱大獹匪慕以競時兮膏匪焚而邀害不近名以立辟兮固聖賢之所佩重曰撫躬迪訓心所避兮維德之宅勿随靡兮外適常足內亹亹兮修身繕性事君子兮委命不二惟所使兮

詩

帝京篇

地軸幽燕壯星辰北極尊向明開帝服面勢敞天門天門帝服何雄麗到處烟花夾朱第崔嵬古臺黃金築迢遞離宮白玉砌儲胥百萬護嚴更十二交衢繞鳳城見啓北門封將校新開左掖召儒生連艘千里吳陵粟檄甲三營突騎兵旗亭分隊起輦路入雲平稱車隱隱闐街轉流汗窮冬氣猶喘說劒相邀過慶卿談天何處逢鄒衍走馬東門繡

陌新角弓珠彈鬬芳春曾持紫綺裁行帳共脊柄檀作遠塵韮石豪奢何不有材官導前蹶張後繭錡分將御仗陳椒房自合君恩厚　家小兒元賈珠霍氏大奴公使酒榮華銷落須臾悲盛滿尋常多怨忌但見交游去翟公空傳丞相過車騎由來破甑難重炊由來素髮難復緇千余處覆意氣盛一朝脫手爲人欺君看世事共如此獨傍悲歌高漸離

觀運甓圖有感

緋驥在槽櫪趨足竟未停安能與狐狸局局偷一身壯士嘗四海褰衣赴時屯白日檐前馳所悲功與名吾聞邇覺翁爭此一寸陰端居撫髀肉慨嘆何時平

恭讀　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玉岑維冊府詞林亦蓬萊躡步集華堂仰觀天文垂照曜金銀牓繳奕丹青辭日月懸雕楹風雲起檐隈肅瞻晃心目再讀欽明規於赫　章后朝求賢盛文材羣雅佐洪流三楊揚其緻詰辰趨紫[illegible]

霄直彤闢延對訪有時爔款叄云披訪道屬清
論懷邦軫遙思掞藻成典謨載賡迺皐夔祕館存
勝事衿箄映餘輝願言崇四禁策寔企前緌

省耕圖

條風吹土脈農祥曜春正耕作豈不勞田家自有
程哲后布天紀維艱軫人情高居悉遐覽肅駕趣
晨征廣隰旣芊緜雙渠正縱横平林入簫管烟樹
引前旌飛蓋何蹁躚鳴鑾稅郊坰樵牧時聚觀臺
笠乃逢迎我后有仁言黽勉父與兄卒歲良在茲

努力畢所營寔夫誠細微懷辟獲昭明前春責黃犢荆杞中田生清朝把鋤犂手足故難勝一言感天聽引躬發滨誠穆如祥飈施益若湛露零稽往頌遺摹披圖煥丹青黃虞洵邈矣無迺岐周氐

盆菊吟

秋林多高風秋士多苦音停杯且莫歎搖落請君聽我盆菊吟含英吐豔那堪久兩獨開芳衆芳後有時假結先生鄰何意頻過白衣酒托根只擬在林丘照影寒潭澹澹流幾處籬邊和露曉幾叢竹

底抱霜幽霜露遍天下平野小摘蘇花自盈把荷君清賞爲君移朝來卻種華軒下綺席金缸白玉鎗相看忽有東籬情枝枝故與簾櫳媚細細香添酒味清薊門寒色由來蚤朔吹先凋玉堦艸高堂十月無風霜一盆長對風霜老

玉壺冰

玉琢冰分彩冰凝玉並妍娟娟映瑤席炯炯見壺天表淨輕寒徹含虛素影圓已憐清比潤誰辨白非堅曉月消難盡宵光照獨懸沖襟如可尚應道

衞公賢

秋聲

玉露淺前除涼蟾昕素襟誰能北牕下聞此秋空音落葉殊未巳客懷良不禁淒涼帶斷鴈惆悵雜清砧入塞風仍遠懸鐙夜更深朝看天苑裏蕭颯半疎林

聖節朝賀

氍毹旖旎蓬萊幾派仙韶拂仗來　帝座高臨南極迥香烟不動五雲開月輪尚抱千秋鏡露掌

初添萬壽杯　是侍臣多寵渥鳴珂新拜紫宸回

送經略大臣行邊

元臣擁傳寵巡行旌旆蕭蕭鐵馬鳴舊事十年開
玉帳新從萬里作金城黃河到日應空幕紫塞於
今大治兵莫道和親　明主意肯容胡虜更求盟

齋居對雪

眞成居玉署到處點疎林緹琯葭初發寒城花已
深流光驚照眼虛白映齋心會獻甘泉賦誰賡郢
客吟

三餘篇

夙齡嗜篇翰屆首受詩書褰裳九流津送目萬古初四序互推斥晳人攬其餘壯心感促運興言在端居端居歲云暮連陰盛冬節寒宵耿難曙銀漏凍初咽孤幔掩夕飈懸鐙照餘雪髮稅世人鞅冥心契往轍往轍未遐邈披覽見音徽衆籟參差鳴理遣羣言齊夕秀長鮮妍陳編吐新詞五車豈多方希言詎玄徵汎濫竟何取吾今謝筌弟

七夕效梁體

金爵及茲夕玉除款佳節爲惜雙星分坐遲明河
没年迴無來旌消沈有歸轍初歡遽爲戚促會重
成訣淺渚多波濤修梁易圮絕團圝晚露淒悄悄
陰風咽彼美嘯儔匹芳馨盛陳列弱縷逗纖鍼清
胖亂微月引領睇靈駕寘心巧餘哲七襄詎云巧
一水竟乖别揮手謝世人聊用安爾拙

寶劍篇

長安貰酒酒正醲拔劍躍起心狆狆蛇文龜甲忽
飛動魑魅滅没妖氛空須臾聳身舞超越不見一

身惟尺鋏雲光黯淡天欲低颯颯長風滿團雪傳聞此劒古時鑄赤堇初開越溪竭神物時與龍蛇爭腥氣猶殘猰貐血轆轤矗矗蓮華起況復提攜游俠士太平不見有邊塵夜夜牀頭鳴未已爲君一劃陰山址山中狐兔盡枯死致兩單于報天子匣景銷形匣中處

憂旱吟

氣爞爞兮天飛沙羲和馳兮鞭日車瞻原隰兮皇心嗟秩望祀兮丏甘澤薦犧牲兮遐圭璧靈將許

兮澍雲集爲吾訟　風伯兮胡不仁雲散漫兮愁吾民連降沴兮東南貧食無糧兮羹無芋朝不夕兮出不可以去備糺糧兮待玆歲今不雨兮禍焉至赤子孜兮號呼恩澤降兮東吳江海涸兮魚龍枯斗水挈挈兮吾誰蘇今不雨兮何爲乎皇孔仁兮濡焦枯左右盼兮良輔歲大旱兮用汝作霖雨

喜雨

畝旱積農節陰雲未曾紓中田似龜坼二麥亦乜枯青根吹斷稷苗槁春盡平皐少青艸自有　皇

仁軫子遺豈無天意隨精禱西山吐雲雲高驟奔雷走電白日藏旋驅長風助黯淡頓歇毒暑生清涼金雀欲飛玉螭吼碧瓦滑淨青苔厚紫氣方開墮遠峯輕烟乍合圍宮柳方開乍合多奇色散入郊原轉蒙密已看百卉動菲菲漸聽雙溝流滴滴枯槁蘇息萌芽張高者寔菽低稻粱秋原晚稼紛可望扶犁戴笠多趨蹌擊鼓報賽樂以康誰其致之維我　皇於萬斯年維我　皇

漢家全盛日天子重邊功將軍復新貴授律遠從
戎直埽北平北横驅遼水東胡沙漫漫天無極塞
上嚴霜衰艸白荒屯落日觔竿勁半夜寒聲刁斗
急月滿空營雜虜逃葭鳴陣轉大軍號偏師萬里
猶嫌近百戰經年未是勞丈夫致身須用武擒兩
單于滅强虜骨都當戶何足數功成歸來報明主
萬戶侯印賤如土

塞下曲四首

胡氛蕩盡羽書稀戍鼓無聲獵騎歸并州俠少輕

征戰但話休兵淚滿衣

其二

寒沙月黑生殘燒隴水秋高足斷雲誰上孤臺夜
吹笛傍河胡帳幾千群

其三

都護輕衫結客遊閼氏馬上錦雲裘軍書一道甘
泉入邊塞年來始覺秋

其四

共道天朝雨露寬親將丹詔寵呼韓軍中臘有封

庚骨猶循清霜拂劍看

瓊島春雲

蓬萊島嶼春晝曛春天搖曳晴雲飛輕陰忽帶日光薄嶺樹欲迷風力微遙隮孤影泛仙蓋已作五色明彤闕東郊臺笠莘[illegible]甫布作去成霖歸

丞春

題詩載酒曉相過上苑年芳入醉歌到面正逢花信早隔簾無奈鳥聲多烟和翠陌垂青柳香霧銀塘長碧波況是太平饒樂事春風莫惜易蹉跎

太廟薦新麥

秩祀森嚴建禮儀涼渼西苑麥秋時閟宮聽闋陪
華后玉座香清薦兩岐樂奏薰風鳴劒佩日晴沙
燕拂旌旂明時勝有維馨德會見齋居展孝思

賦得雨中春樹

片雨蒼茫薊北天帝城樹色總芳妍風吹細雨添
親翠望入平林濕晚烟花閣晝陰餘照裏人家春
靜綠楊前物華到處應堪賞聖澤今看艸木徧

端午　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恩

陽節開重午封題下九天扇應摹滿月絲與續遠

年晝裏乘鸞巧釵邊繡虎妍沐芳時巳乃懸艾徐

猶傳裁剪漢宮出恩輝侍從偏舊閣明鏡在應壽

聖人前

賦得五星如聯珠

歷歷白榆合輝輝黃道迴斗間分劒彩漢裏結珠

胎聚井與人起觀河五老來貝懸天闕麗旒綴帝

垣開賴地同占德奎躔巳應才紀元徵巧歷千歲

亦悠哉

咏上苑桃花二首

度索山頭駐綵霞蓬萊宮闕卽仙家共傳西苑千
秋實巳著東風一樹花

其二

宮柳垂垂黃鳥歌桃花朶朶照青娥花間無限成
蹊處應是宸遊翠輦過

咏史四首

漢主祈靈起露臺當年侍從謫仙才蟠桃竊却來
人世割得金門賜肉回

其二

市隱爭高處士星君平元不厭沉冥五侯門館多
賓從自映疎簾註道經

其三

世路誰憐阮步兵登高懷古不勝情深林盡日供
長嘯應是羞成豎子名

其四

孤雲冉冉意如何五柳先生解醉歌一片悲心千
載上短篇牢落咏荆軻

頌

萬壽無疆頌有序

臣愚陋伏覩於天人之符非夫剖乾紀殫坤珍統
三靈而開籙未足以發祥上哲非夫杖神舉總聖
真通遂古而一成未足以茂衍鴻祚故華渚流虹
旣徵於瑤牒空同順風亦遊乎道圃猗休哉盛烈
所同貫也恭遇我　皇上道沖為用淵萬物之宗
德大難名得聖人之壽天休滋被六合禔福共履
仁域游於大年繼茲月日　皇上萬壽聖節所屆

世於是盤石宗盟承流庶寀亟奏於邸能充乎
廷以至夫閈梧浮竹之酋椎髮交趾之長莫不望
期輸賮咸至於闕下隨禽而舞應嵩而祝者不可
以圖繪記都歟盛矣夫有萬其歷盈數也維仲之
秋成候也取數之盈偶時之成善契也由斯以論
華封千歲之稱詩人岡陵之頌殆未足述臣聞養
精葆神道之先保世安民壽之大周王所以致美
于作人姬旦所以陳符于無逸咸是物焉皇上子
是宅簡靜以頤之躬憂勤以涖之夫簡靜之引年

長于呼吸憂勤之寧志逾于康娛用能體天之健
而竝其延如日之升而繼其照所以膺茲孔固臍
于無疆者意在茲乎蓋漢代玉杯祇重其妄惑唐
人金鏡奚取于虛縟臣無取焉敢竭其蒙矢詞以
頌頌曰於赫昊天鑒覩明德集我皇帝爰萬其曆
皇帝沖聖遂闢四門煌煌厥初如日始暾既十八
載有曄其燿窮幽暨潛日中之照慈宮孔艱頎頎
聖嗣銅龍玉螭式讌以喜皇帝曰嘻荷天之祿匪
予一人錫茲四國哿矣四國優哉耇老有黎在田

有嬰在抱遠爾札瘥綏爾壽考維此壽考維天子
賜胡不萬年以長以隸凡具齒類靡不善祝蒸和
嗡祥均天子福會朝孔盈考鼓奏笙謳服蹣跚拜
稽于庭植山為籌引海為杓皇心悅懌我庶孔樂
克寬克仁合契上天可以養生可以永年姬公作
訓鑑于無逸臣述須詞庶其罔斁

箴

擬養心齋箴

億兆之衆環拱一人則君為民心耳目之官率從

大體則心爲身主夫心也斂之方寸曾不盈掬是
在所養曰惟寡欲消長靡常譬彼山木日夜所息
雨露所滋平旦之氣萌蘖幾希惟此幾希豈勝攻
鬪憧憧往來與接爲搆淫聲亂色伐心之斧斤毋
亦却聽收視以培吾眞靡麗玩好牧心之牛羊毋
亦守素抱朴以葆吾光神以恬愉而沉湎則搖形
以安適而馳騁則勞存以恭默居以逍遙優游於
道德之途偃息於仁義之囿無閒十寒無咻衆楚
次退聽惟敬作所天君泰然乃有寧宇昔在帝

堯允執厥中舜禹相授精一其功明明　皇祖丕
闡敬一心問是傳心箴是釋我　皇端居獨觀昭
曠澄徹本原屛除諸妄以虛爲室以靈爲臺宥密
退藏重門洞開淸明在躬貫穿今古遠紹帝學近
繩祖武敬稽首而獻箴願顧諟於庭戶

銘

原心亭銘

混儀未搆靈府爲宅天游邈矣汗漫奚適無上誰
君匪來孰客作聖曰睿厥官惟思秉禮斯制體道

云微人之不極心是用違不風而波無踁而駛駐未及動再撫千里幟之欲燎疑之欲氷砮不暇移寒暑倏更小夫撻巧辯士華言沿之泂之孰知其源虛之途實合之遂剖形馳影繁誰執其咎伊何原心心無原所以名斯亭於焉託處

露布

禦虜大捷露布

臣聞日月所照孰匪王臣天地好生不滋異類聖一戎而定亂武七德以安民故負固虞朝難化箕

附之威俻强漢漠終懸槀邸之頭誰能去兵以彂
無敵況夫杖中原而拓地軸仰上策以揚天聲惟
我德刑昭其順逆納諸大造濱海之受涓流加以
鯨誅銜風之隕徼韡殆未有背德稽死于盟猾原
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臨太紫以凝圖契亶玄而
執象乘龍順動賞則春罰則秋馭馬若驚乾于朝
惕于夕化敷有截威暢無垠執玉帛者萬豫豪金
湯于千里維北虜俺答者本竄匿窮酋芟夷餘蔓
阻兵絕徼屢稱候月之師鳴鏑近圻嘗星射天之

夔徙門至仁兼覆燾彼前愆大德日生寬其後至
放麑解網豢豕於牢寵之五等之封延以再世之
賞恩同天壤盟指河山以至胥都當戶之倫戴斗
荷旃之衆灘蕟蒸耕封號等於秦官羔犢胡鷂屬
厥均於漢物鴟雖食椹戴好其音而鷹之化鳩終
憎厥眼一彼一此疆場之約未寒百負百欺詐諼
之謀彌熾貿市者歸屬骨而去入邑者擇人肉以
飛邊吏執言欲問辜而擢髮朝廷赦過猶瘢垢以
爲心兔穴久而彌深豺牙飽則滋厲穹廬西徙訖

泄歷於佛門驀聽內居摩伊川之祭野遂乃咆哮檻穽挽裂衣裳部酋火落赤倡亂獨先甘爲戎首順義王捨力克同惡相濟以印姦謀俱忘夏屋之恩共作蹯林之會涉我河湟軼我洮州焚劫士民傷殘將吏萃蚊雷而震瓦合螢火以燎原虐燄稍天二曜爲之改色流脂浸野萬靈於焉痛心膚氣益驕非大懲則不止我謀既集雖小挫而益堅朝野嚣騰神人憑怒投袂而起與子同仇請纓以行如彼私怨於是飛芻輓谷整旅浙雍死士百金騰

裝七屬中權後勁堂堂無戰之師左旋右抽㨾捷有名之舉西引羌擊卭筰犄角之遙助內聯燕雲遼朔首尾之勝形或邀彼惰歸或襲其空出龍庭直擣大張六月之誅虎穴宵探似落九天之上於是瓦礫揚而黑雲墮旄頭落而旬始銷隻輪鮮還六贏自遁㩦持虜骨塡青海而不流錯落游魂望陰山而痛哭鯨奔鯢駭盡歸京觀之中卵竭𣪊殫併頂覆巢之下王師於鑠歌有杕以旋師胡運既窮和無人而製幽此皆靈武遐昭神謀密運飛書

一札置強敵於轂中暖閣數言折修衝於堂上如
臣鶱下伏在行間敦詩書而未能媿俎豆之曾學
敢云臣力以貪天功不勝慶快踴躍之至謹奉露
布以聞

序

遼陽大捷聖武頌序

皇帝受曆纘功維十有八載威宣惠和川靈嶽祇
罔不秩厥職自候尉所未嘗縻狄鞮所弗曾幽岨
荒忽傳聽附進咸委珍於宗伯下瀨餘艎之艦縻

没而不設深叢毒河五嶺九溪之間造津梁而飭城郭定華臥鼓者歷年於玆葷粥氏世長北漠實有豕心弗可臣畜亦克懷我刑德旬成乎疆圉於是奮尺組以招之浮甘餌以鉤之馴馴焉濈濈焉罔不匐厥齒角委於牢笠之內維遼海國東偏也醜虜錯跱種落麗雜聾於文告不可訓定蟻屯蠅集驅之旋來小挫大創未懲於厥心春二月大酋土蠻卜言召周寧控弦數萬誘迫西胡薄我遼陽城下壁壘既羸援師大集震崩宵遁大將軍以兵

由奇道邀擊大破之得甲首二百十級以獻書奏天子曰維予虎臣奮厥武予嘉爾庸維多予將覲受于廷曰茲維天地宗廟之休烈予一人無敢私其以俘告曰予嘉念將士勤苦其發金帛勞賜之皆如詔命而臣役筆札幸與事會烏可無述遂作頌焉

十三經註疏序

孔子曰述而不作而後世儒者推明其功過於作者蓋凡今之所尊之爲經而不廢者皆考信於孔

子也余嘗觀覽古昔竊謂三王以降六經所起均歸於述故易演於圖書紀巳事詩采謠咏而禮稱成數古聖人之未嘗作也久矣寧獨孔子哉自有夫子而經之名著秦滅去孔子學而經絕漢尊大之經乃復出六經始爲孔氏書盛與替視之漢初出於炎燎之後口授臆决人舉所遺家列其說彬彬乎斯亦述之偉烈者也而或以踳駁支裂戾於聖人謂經存於秦顧亡於漢不亦過乎然予竊怪三代以前無經學之名爲之程無孔子之所考東

爲之的成聲而歌之成信而書之成象而儀之無
之而非道耳非爲明道設也其所指雁然錯出不
稟一途故疑於淆雜而繹之則惟一言也漢之後
尊學而準於孔子言匪依經則見斥經匪稱師則
見絀的然以明經爲事而粹然繇於一術然戶立
黨植言愈破析堂室之上樹爲百家古異之而愈
同此同之而滋異則曷故哉夫聖人無意立言而
道載焉而漢儒斷斷焉執往言以附巳意守轍滋
其前陋務勝啓其後疑馳末流而測江海固宜狃

伯而未止也故三代以上卜師歌工之書紀年官府之牒拜起籩豆之事戕業問對之詞皆足植經之號而其後老師大儒白首治一籍日訟同異僅欲窺其籬而未足蓋道無域而言有方聖人見其同儒者標其異故也然士生三代後而欲闚孔子之道非經烏乎取之迨後世而經遂不泯滅者誰之力哉諸家訓故不具見見於唐孔氏所采輯十三經註疏多其說之晚出者夫方微難扶而既盛易飾紛端者多瑕疵壓武者工潤澤故說經之家

後常捨先所從來久矣自宋儒出而是編幾廢嘻又奚怪乎然當今世而推明述者之績衡難易而第其烈漢儒其稱首哉稽漢註者以是編故重刻之

八大家文集序

儒者論文定折衷孔子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夫意鬱而不宣而後有辭辭取達意而止此萬世修詞宗旨也六經之文炳焉與日月並懸寧獨以其辭工哉道散統分處士橫議而虛無刑名捭闔之流

競挾其一察以號於世其見雖不該不徧而能於大方其辭皆能道其胸中之所欲言故其書宏爲儒者所斥不道而猶與六經並傳至比景星之佐三星者徒以達也左之葩馬之逸班之密至今讀其書如身在其時接其人覩其事夫非亦達之故邪夫文不主達意而以字句爲工則是東京濬其源而六代揚其波者也至唐而靡極矣昌黎始揚扢孟揚以古文詞建旗鼓而河東以徧師佐之故秦漢之氣復振然卒不能挽天下而從已也而唐

亦以亡至宋而猶沿五季之陋其於晉唐雖其藻
而襲其卑至不知擇文體駢儷之松餡之餘而
表章之以振靡陶窳爲已任而眉山而南豐臨川
附離而起相與馳驟於秇林自是而後始知以通
經博古爲高不復競秀于字句其詞雖不麗於古
其於孔氏達意之旨固無謚也而唐宋八大家始
並峙於作者之壇而無敢厲行至者蓋退之爲文
惟陳言之務去而子厚避之永叔善介甫之文而
病其摹古也令子固語之曰學古文正不必似之

介甫遂易杜而鼓遂爲詞宗至三脩山爲永叔所心折而樂游揚之者其蘊蓄遠矣乃不道古人一字夫此八子者豈其薄古而不用哉蓄而欲通溢而欲流有成文焉躍然吾前則急起疾筆而從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儻規規焉取古人而摹之即馳左驟莊陶史鑄漢胸中之所欲言反爲蹊徑所束而不盡夫惟以達意爲主則雖欲不棄古而有所不能故爲文而型古求其戶牖明而途徑近合八家無繇也　明興二百餘年代有作者率

道斯路弘正之際一二能文之士始以時代爲上下謂西京以降無文爲天下綴學之士靡然嚮風其持論澌八家不爲其著作又非能超八家而上之者徒取秦漢子史殘膏剩馥飣餖紛綴衣被而合說之如枯楊之華秖增索然而不見其所有迄今而弊極矣獵新釆異即重譯竺乾語亦爲制科羔雉至于弁髦經傳而刳心虛無刑名捭闔之書大書深刻緗帙縹囊充棟溢市競相懸購而八大家集塵翳高閣徒爲蠹殘鼠侵耳士趨若此君子

有世道之責夲之何不亟挽也夫八家於秦漢子史其工否吾不能知顧其所據者經其所傳者六藝之遺旨而其體裁事情於今時爲近也夫諸子詭而不經吾以爲不如八家之正也左國史漢敘而少議吾以爲不如八家之備諸體也子史之至今傳者以其能達意今至於無意可達而徒剽其詞吾以爲舉世之癖非沈潛八家弗療也爰爲是正付之剞劂令有志有文者靜而讀之如飲醇而快其糟粕鮮不悴爲臻自然之域成一家之言以

庶幾無負聖門辭達之旨無使百世而下謂我明無人則斯刻爲不徒哉

人物志新刻引

劉邵人物志其言九徵十二流備矣然括其大凡畧有四者一曰中庸二曰偏至三曰間雜四曰依似昔夫子嘆中庸之爲德自昔難之而間雜依似邵以爲風人末流不足具論其於偏至之論獨詳焉蓋材本人性隨性所近誰獨無至哉雖矇瞍僬儒頑愚狡賊亦有之故天下無不材之人而古今

無乏之材之國雖然偏至之材上與下兩適則交遂而兩忤則俱困上困於得所短則罷斁而取之下困於失所長則旁出以文之轉動流徙淆然並騖故不獨上失其用也而士亦自喪其可用且不知已爲何如品何者爲已能而責上之藻别不已難乎上無所指取則漫示兼體以明其通上有所指取則詭寄一節以中其好九徵之所難察流業之所不載於虖後世之士抑何中庸之多而偏至之少歟夫愼掄鑒擇誠僞使官各稱其器人各保其

能於所偏無以獲眞有胡可不詳覽於是書遂壽付之梓云

恭題　聖祖御製文集後

我　聖祖高皇帝起徒步定海內及夷為華蓋自昔以武功稱者至是皆廢斯有識者能道之及臣受　御製文集離誦卒業則又咏然歎文德之盛也所謂天縱之聖文武並運者千古以降見我聖祖一人而已臣竊覽觀古昔人主撰述大抵詞臣豪筆以代而我　聖祖則倉猝染翰略刻萬言

其致意學術者皆得自師傳而我　聖祖則思若
神授不煩夙學草昧經營之末往往習于馬上不
事詩書而我　聖祖則投戈講藝宜與道眞闇有
崇好文墨又多留連光景藻繪是工而我　聖祖
則原本道德謨成定保纚纚乎洋洋乎懸合與謨
之精發揮三五之奧迄今讀之猶恍若敬　明庭
而聆誥誓也夫我　聖祖聲律身度爰倣學士儒
生斬以文行于世者剗且積百年之胡氣一旦蔚
爲文明經緯天地斯不稱至文哉而又奚以言語

文字爲乎雖然天地無心于文而七曜之貞明萬象之萌達孰非文也觀天地之蘊者必于文乎觀之猶我　聖祖不求文而文生焉不斷傳而世自不能不傳也且使萬世之下由可見者而究其不可見者則燕翼之勛將在于此蓋古帝王之世並有珍物以貽厥子孫用昭世德若琬琰弓矢之屬而其子孫亦世寶之弗墜而況謨訓所垂炳烺日月益直奉爲珍玩已哉則　聖祖之所以貽我後王者渥矣於乎此固我　昭代之寶而非歷代之

所爲寶也謹題

讀鹽鐵論題後

夫國家之利其鉅者亡過山海鹽絲鏐鐵之貢自夏禹已然然皆任之於民稍以所出制令上供而已及管子伯齊始籠其利而收之宮桑孔之徒相與祖述而致精焉於是商賈無所牟大利國不益賦而用饒也文學之士以桑孔開利爲罪梯百喙試之懸以爲斯非桑孔之罪亦上下之勢使然也何則三代之時其民朴茂而亡邪心故關梁山澤

之利可推以予民而無禁後世姦滑滋多利在則趨之如的暴子弟無賴少年往往聯居其間內交亡命大亂之形日具矣不盡收其權而嚴鈦趾之法何以言富有四海稱神靈于天下所謂山澤之利豪爲政耳縣官豈有賴焉況漢武時萬里征伐軍興之費不暫加以封禪宮宅帷帳之侈河決歲侵海內蕭然文景之所遺若掃矣斯非官山海立平準他求所以富國術其道無繇者醫之治疾也急則於標緩則於本藏金抵壁之說施於公私俱

國之世終爲氷炭柄鑿而已矣故曰非桑孔之罪亦上下之勢使然也夫鯀之城也桀之瓦也蚩尤之五兵也秦之郡縣阡陌也至今莫易也然則鹽鐵之議獨以由自桑孔爲可能也乎哉

跋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註疏先進孝經跋

維天子懋學睎聖垂意於經術詔臣等校讎十三經註疏重刻之辟雝孝經最先竣謹頓首進御而臣蒙鄙謬爲言附諸後方曰昔孔子贊易刪詩書

定春秋禮樂其閎者綱提政事攷稽風謡釐舉名分極命於儀物等殺而精者包陰陽之紀通神明之奧博大微眇至矣然猶退而托於述者而後世尊經者由孔氏亦未嘗名之曰孔氏之經也其係孔子言斷然以經號者惟是書而已夫生而能之不詔而人喻焉此天下至邇甚易者也其博大微眇者夫子既附之刪述而取夫邇且易者自名其書聖人之所爲道其可識也上下異操遠近不同等故或有韋素所懿行而非帝王之　其以天子

撫有四海之隆貴而術不必有加於士庶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至德備焉又何其博大而微眇哉書君陳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于政而漢儒揚雄亦云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蓋施庭內而謂之政浹四表而謂之孝非二端也天子既已敦崇色養又身帥之正令爲父子兄弟足垂萬世法於以寧兩宮歡四表所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何以加於茲則今日刻經意也

記

己丑進士題名記

今皇帝之十七載禮部貢舉郡國士三百五十人

廷策之賜進士有差復命工部立石國子監紀其名氏而臣某奉詔以文紀之循故事也臣不敏不嫺於辭甚不足以潤色鴻典光顯我　皇上今日得士之盛然嘗周覽古今選舉之制而竊有概於漢也漢制自賢良文學孝廉茂才外上自三公府以逮刺史守相各得徵辟掾史至于䟽弛散材力

曰賤業抽揚蒐獮不間幽滯抑何其閎遠也哉隋
唐以降而進士科特重宋中葉又易詩賦而經義
國朝因而弗改選彌重矣以視兩漢蓋亦賢良文
學之遺焉方諸四科已爲稍陋況暇語繩墨之外
乎然弘濟之彥端雅之士肩駢景附挺出乎其閒
非讓漢也又奚故哉臣以爲天實生材而繫其重
於上夫上重之而能副上急之而能應者此必豪
傑士也故上博求之則下之才分上專求之則下
之才合由此言之鄉舉制科詞賦經義要各以明

示上所重登天下而爲之梯耳至於翹材論秀不迄於用古今一揆安在其爲異也夫士一旦離田畝釋負擔其名氏書于天府可謂甚幸而又勒貞石紀之此上所以寵異士庶幾令世世不朽然自我朝設科以來而版牒名姓具在臣一旣而讀之而不知爲何若人者亦已多矣其賢者卽不必居位顯而臣能識之不賢而位不及顯以歿者臣不識也顯矣而生無稱焉臣不識也惟名在詬辱而位又榮顯臣始覩其號而羞之僾然引爲覆轍譬

斯人者如欲求爲彼之無聞而不可得也夫上以此顯士士顧不能自顯名安在其爲不朽且臣願諸士一循其名夫所謂進士云者以其爲士而進之也設如臣前所稱齊民猶不齒之何得言士昔者夫子爲子張論士而深辯聞達若曰其達者爲士聞者非士也聞猶非士況泯焉無所聞又求爲無聞而不可得者哉則非直負上恩幸亦重爲斯名負諸士烏可不勉在前甲子今歲爲 肅皇帝之八年則議禮飭祀謙恭泰交之盛際也故是歲

所舉士多克以功烈文采表見今　皇帝率祖攸
行治化翔洽歷年於茲臣以此卜諸士矣士其勉
諸

擬庶吉士題名記

庶吉士之選始自洪武乙丑而特重於永宣間
天子至親臨教身為之師日直晚退號最寵近是
時尚寶司六科諸列署省禁者皆有之而其以選
讀書文淵閣即襲名院中者亦弗盡與也至正統
初改翰林院於長安門左玉河上而庶吉士始

專屬詞臣以學士二人領之開館公署視初制稍異已然居優陟黜求之或改都樞軸書竹冊名德茂伐相望乎前後猶與盛乎自古所未有也夫先王之用材與其養之其不能同日而一軌也久矣教術序鄉校以爲養而官聯位著以致用其爲士者或伏在蓬藋誦習記閱而難必乎一日之用或鞅掌盡瘁畢命于王事慮亦欲績學自輔而難得乎一日之暇蓋既養則責其用既用則程其力其仕之也必有學而教之也有將而輟學之與仕其

不可以兼得也如此然國之需用有纖鉅而材品亦有常有非常故有用之爲用而又有不用而用之者有養之後用而又有用之後養者先王之樹人其猶樹木也中曲枅短櫨者用而枅櫨已耳至其於豫章必擁植之不苟尋之斧柯而他日所中梁麗者必此也𢾾樸樕細材可薪可槱而奉璋髦士則旣攸芋矣後追之琢之是故謂之曰善官人舉焉而學則可謂無倦斁矣是故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豈非所託重而取效遠者哉國家所重

獨進士科而所謂庶吉士者又匪直十而得一也均仕而據獨優齊祿而享獨逸勞瘁鞅掌之事不以煩其手足而儼然似一無寄也處身清切寵貴之地而猶有儒生故業樂羣之快夫其優而閒之也而後集以大勞有不察焉其無專寄也其有以待之而一無所專者欲令其無不事也蓋上之官羣材也用其力而此獨用其識與神故庶官咸以用用而庶吉士特以養用詎直使操弄文墨詞翰潤澤稱文學侍從云爾哉院中舊無題名非所以

明恩數追往躅昭示來禩暇時搜覽舊帙悉得其姓氏邑里官次具載之下方而綴之詞焉

論

寧靜致遠論

天下固有事哉曰無生之足矣事難成乎哉曰無敗之足矣凡事生於動而敗於動故天下之制事者有三上材事而無事中材事而有事最下生之敗之故專靜焉上也愼動次也下乃喜動夫以喜動爲動動者則必滞於動也宋人有適燕者其一人

欲至速徒步竭蹷絕筋而走百里而罷其一人乘
車服駿慄其不疾也叱咤不休鞭筴屢用數舍而
敗于期造父則不然其說曰馬體調於車人心調
於馬安坐執組而致千里矣天下之公患者勢本
約而意太繁境本常而情好變機本伏而慮橫起
我之成心爲事奥主是謂事在情中故以繁馭約
約化而繁因變柰常常遂爲變心以生事事益生
心及其潰然旁出僨然卒起盪神怖鬼左枝右梧
口噤不給言目眩不給視反以我之耗氣爲事僕

役是謂情在事中此非好動之過邪夫天下之事處其外則大據其上則尊無我以游其間則逸辨曲直者其無曲直者也審是非者其無是非者也令吾之情與事相和相激偕出偕入遞勝遞負其不足以制事也亦明矣君子之所謂寧靜者非好靜也誠處於事外而據於物上也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爲往而不暇奚爲而不得哉且世之言靜者曰無動故能動耳此不然論也君子之心常靜常動者不可兩分之說也水終日流而不害靜

石感而聲風感而波山湧人立其靜未改斷湍瀦澤風之亦波導之遂注其動未改將奚以分動靜哉吾所病於好動者非謂其不能靜而哀其終不可動也如禽鹿狂走於機辟蹄係足械掉其尾而已故知動靜一者足以發明致遠之義

成己成物論

君子之道固相待乎哉物相待者如積壤爲山山盈則壞虛剡材制器器完則樸散以毀相成而利相盜故或毀彼成此毀此成彼無兩利而兼成者

凡天下之巧會假合而非自然者皆是也君子之道固相待乎哉且人之生耳目淑矣手足利矣雖有孩幼不關所以持行雖有盲聾不失所以視聽我由是也彼由是也不丐不施而兆庶同富自然而已成耳故曰誠者自成而道自道哉非緣物物不待我我能合物物亦合我而世謂聖人獨能幽成萬物者非聖人能成物而能識我也性之在人如水注于瓶而日月之耀于室匪同匪異聖人納涓滴而吸江海覩分寸而挾日月獨覽於杳冥而

天地萬物止其所矣夫一瓶之量一室之智衆人之所守也故有分別傾奪爭鬭紛藉之變迷其一成而據其兩閡保形以爲郛設械而守之物和物而我自我者皆是也修士知欲成己矣夸士知欲成物矣其爲己也因以絕物其爲人也因以捐己世儒並矯而兩存之稱衡其間而爲之序意以己須先成而物以次及不識嘗離物時以何爲己己未及成物奚不壞夫勤者不能加功于至足而仁者不能爲惠于至公非黥劓而求補憂渾沌之不

鑿曰以意識爲之懸疣其殆未察之故與蓋斯道之離爲有物我若無物我物我即成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伊尹之所爲成巳成物者亦覺之而巳矣

夜氣浩然之氣論

古聖賢於心性之說多矣其以氣並心志而言如所謂浩然之氣平旦之氣者說自孟氏始遂以爲志之有氣猶性之有才志運用即爲氣性顯設即爲才實無二也惟其無二則先後分合無言而不可

愚遂得殫言之先志之謂氣卽志之謂氣佐志之謂氣蓋無之而非然者氣也百彙未啓一氣耳而百彙生百慮未作一氣耳而百慮生旁礴而無形溟涬而無之聰明呈焉圖維出焉故曰先志之謂氣也漠然無形無形而形焉之謂良心沌然無之無之而之焉之謂正志以有覺名心而覺卽氣以有發名志而發卽氣故曰合志之謂氣也氣也者虛而待者也志也者實而扎者也虛生實而聽於實非乎決決隨其所之故曰佐志之謂氣也惟一

故可以先志而爲志之母又或後而以爲帥焉惟一故志合氣而得其宅氣又合志而鼓其行焉孟子之所云至次者非有軒輊莛楹其間而謂之次也以言其合而俱行焉俱止焉若春秋所書師次於成之次也夫志之爲用也有邪有正而氣亦有浩然之正氣有紛擾之客氣吾體與天地一也充于體則塞于天地矣噓吸吞吐視聽持行一氣充之何少何欠而獨疑于塞天地者志害之也天地者無思無爲者也其非智故營度有思有爲者所

能充塞亦已明甚而氣也者思爲所未及故布濩漫衍之而有餘人之志出於一竅而八竅已虛處於一官而五官頓廢形猶人耳而痿痺偏枯氣已不能偏屬其不足於塞天地何怪耶然則莊周之言兵莫憯於志者非謬也善養氣者不叅以志善養志者不叅以氣養氣者所云直養之謂也直者順而達之自盛自大有成心叅焉匪直也養志者所云持之謂也持者把而斂之彌沖彌泊有浮氣叅焉匪持也專志與專氣非必其相厭者也其專

於正耶氣壹猶善矣其專於邪耶志壹愈不善矣氣壹動志者殆吾所指紛擾之氣而非正氣然正氣與紛擾之氣又非有二譬如水然洪洞太空而浮厚土其浩然也或扞或決暴怒奔激漂屋沒牛馬亦猶是水彼勇於嗜慾而銳於攻取茀然而起洸然而恣固其所爲浩然者也使非有是浩然亦不能茀然洸然若此其勇且銳也智者即渾濁而識水之體於紛擾而觀氣之元體者不知焉雖然水之溷而湜湜其沚抑可見矣夜氣者沚之湜湜

者也搆暫解而勇銳者稍怠于是無撓之而遽直
無暴之而遽平而浩然者非特不甚遠於人而遂
與天地相似嘻何其易哉幾希云者非始復而姑
少之而聖人所爲充塞天壤者雖欲稍加於幾希
而不可得矣噫志可持也而患於多岐故引而合
求之于合漠之氣氣又驕憤濁亂而盡泄於旦晝
則指其暫寧而遽還者曰曷不于平旦覸之嗚呼
何孟氏之惓惓也

昔者戰國尚兵謀而孟子告齊梁推言仁人無敵趙孝成王言兵荀況亦稱三晉之技擊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後世儒者多因以爲談而兵家之術幾絀東萊呂氏曰黃石公祕法尚在人間不過仁而已雖湯武之得天下亦不外此蓋宗其說也予嘗誦書及詩有疑於商周之事謬於世儒所稱者數端足以明兵法奇祕王者所不廢似不專恃德勝也仁者非富天下則非惡其害已而動佶矣然仲虺言建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若曰德相形而勢相軋我不得不動耳崇侯之濟紂惡誅晚矣其不以譖乎此可疑者一也文王至德也而武王稱之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其泰誓亦曰同力度德將德可恃小而或難於大何力同而後度德乎夫德有弗懷力碎焉力有弗敵謀勝焉而曰仁義之師不事詐力此可疑者二也仁之所以易與者民樂從也暴之所以易覆者民樂離也湯之於民何如哉而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夏正夏罪

其如台夫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而曉曉焉稽事是懟豈履危蹈死即湯亦不能得之亳民耶天下之毒紂甚矣然君之而弗敢讎焉武王始明諭之曰獨夫受乃汝世讎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蓋斷其惑而激之憤不然幾涣矣民於仁也有懷而不樂于動于暴也有怨而不敢于讎以不樂動攻不敢讎而無術焉以必勝此可疑者三也借令湯武之民皆樂鬭皆忘死不賞而勇無誅而奮而曰予大賚汝孥戮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何聖人

之不能信其民如此又何贅說也金版六弢之書尚父實師武王今所傳儒者以爲僞撰其書眞僞易辨然謂太公非兵家流不可也借令無他術周之仁人多矣玄皆可使師率而鷹揚肆伐獨以頌師尚父哉此可疑者四也蓋仁人者嘗欲生人生人而慮人之殺人則兵之兵之是以殺人之具生人不得其術而以自賊無異於救焚而入於火故斬伐覆絕者仁而奇幻悖惚者正古之聖人其用師非與末世權術之士殊也顧所由以用師者異

耳儒者知湯武之多助商周之易興而不知其克敵締基若斯之難遂謂兵法爲不足用不亦疎哉漢高帝稱運籌決勝吾不如子房而其所受黃石公書即太公兵法黃石公固非有他異書可祕也子房所以輔高帝破秦滅項者亦豈盡合世儒仁義之說乎善哉霍去病之言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以此言黃石公祕法在人間其猶愈矣

君子之學大學也不知學者不能見大不見大而溺於其小則學病今天下之病吾學者有五而異端不與也所謂五者殉小利飾小謹號小節矜小聞騖小辯殉利者庸衆人也而修士非之聯隊塗轍過以苛細自苦言不敢先人行不敢戾俗卒身以此爲學世亦從而稱之曰賢良長者也其精意適足以周人之耳目而止節士闘而非之伸脊礪首谿刻而摩當世言先人行離俗卒身以此爲學當世亦多有譽雖然氣盈而德衰矣闘士以學士

多詭爲富以華言筌蹄爲不朽笑簡約而薄名理亦力學而不倦辨士非之曰此夫喪志溺心務華而絕根者也于是言則稱先師論則附倫序聽其說或然考其行實悖適足以譁衆而褻吾道此五者今天下之所謂學哉故曰小利敗名小謹賊德小節破義小聞滅質小辨亂眞小者並馳於世則大學病矣而異端不與焉今所名之以異端者二氏也所以訾二氏者絕欲去智恬淡寂滅也而世則多嗜好矣設智故矣競華豔矣其爲二氏者固

鮮也就有之奚害於世曰有一焉將驅斯人而從之也夫牽率多欲好械之徒而責之以絕嗜好去智故語馳逐華豔者而曰恬淡寂滅也是猶鼎食者而茹之藜藿廣廈者而居之林樾也又必不能矣昌黎氏原道也嘵嘵然而與二氏辨其所謂道者固非道而其所謂二氏又非二氏也醫者不治譫迷中風而徒咎吐吸導引之無益不亦迂遠闊事理哉然則學者奈何闢之曰學也者覺也覺而後能見大富人穿壞藏金錮其上子不知也曰假

慨而憂貧相室者以告索得之遂以富擅其里向
固不知其措身埶足之靡非財也而慨慨然貧是
憂也故心本備足而謬謂虧欠也本明瑩而謬謂
汙染也本旁皇四達而謬謂閡隔也皆是類也有
聖人焉起而命之曰先覺爲之啓其錮發其藏而
後憬然悟曰吾故完也故淨也故廣也天地固與
我爲體而萬物與我爲一奚爲聖凡爲古今爲物
我爲同異而我大矣故學也者非益其本無而識
其本有者也凡學公而欲私虛而欲實學則通天

下通天下者固不以天下先巳其非譽利鈍窮通巧拙毫末不得入其含惟以成巳而巳斯不亦至公而私哉善可含巳仁不讓師納區宇而不窕包于聖而不作斯不亦至虛而實哉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巳可謂善用私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爲亦若是可謂善用實夫人情未有不自急其私而自足于其實者也庭宇不糞除而饁人于田藏金千鎰而乞于市世所謂迷罔人矣誠無迷罔則覺覺則見大吁覺矣學詎有他事哉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天有變異乎曰無異也然則曷爲有水旱曰天之道通必齊豐必儉如溫之必寒涼之必燠也曷異焉其燠盛寒之侵暴人也有期人因而常之大浸大旱勢必復而期無豫則異焉聖人審數之常而度時之變知變之爲常虞蓄於通救儉於豐若儲裘篝俟寒燠患至無患故聖人者不能勝天而無勝於天先爲其不可勝者耳水堯而旱湯此以爲數之常也常故不爲暴增而不爲聖損亡國之君

多災者非多災備無具而民弗堪也一同之地一邑之民歲惡而穫者獨餓死天非擇穫者凶之亦明矣朱頻無凶年乞夫無樂歲歲固殊哉因以聖世必穰而亂季多災此不通之説也見聖世之穰者災不能害故也見亂季之災者穰未能利故也聖世固多災而亂季固多穰潦九年旱七年始見於刑故知堯湯之多災也潦九年始咨旱七年始禱故知災而不能害也夫災與祥不在天在民所感一雲月風物耳以樂心感者雲增爛而日增華

風拂之加暢物遘之加勝故處盛世而卿雲甘露
瑞艸奇木般般之獸翯翯之鳥廣載於圖牒其他
朓朒側匿震崩慫伏之狀非盡消弭也蓋略而不
紀民知其適然而不足異也故日月食於交會山
陵崩於朽壤非異也國無其政以懼心感焉遂驚
悼悲歎而指爲怪事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百
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是以樂國之民腴不困水
旱非能無水旱樂國之民恬不畏怪異非能無怪
異而後世以謂一德可弭逆一言可亟回必奪成

數而勝之其不得亦明矣然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者何說也曰聲音之極也以類召焉昔者師曠奏清角玄鶴翔瓠巴鼓瑟游魚出聽徵乎哉是夔舉其職而舜不與也如其德則有苗之民不空後百獸而舞以來儀瑞舜者不得其故而稱之之詞也蓋天有常運聖有常政天職往復聖職生育往之復之聖如何哉生之育之天如何哉故言天勝人與人勝天似之而未盡天與聖各執其常奚勝奚不勝耶嗚呼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堯咨之耳計

其時棲者窟者擊壤攀巢式歌以嬉又何咨焉天之不能勝堯畢矣地平天成萬世賴之堯豈直勝一時之天已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堯之謂也志勝氣者什而九人勝天者什而九此張子厚所謂氣志天人交勝者乎

大器猶規矩準繩

器也者以受為用者也凡物有所受則必有所窮斗庾受粟缻缶受水適於量而止盆之以升勺則

概必溢此以器小爲病者也夏后氏之鼎蠃氏之
鐘簴世所言至宏鉅者也然均以適於量則有時
而亦窮窮必溢夫窮而至於溢則鐘鼎與瓦缶同
爲小者耳蓋天下有器之器有不器之器不器者
制器者也握尺寸之木引尋丈之絲以爲規矩準
繩意亦小矣而天下之爲斗庾爲甀缶大而夏之
鼎秦之鐘簴者皆取則焉及其備物致用而所謂
規矩準繩者又不與也蓋至極者衆物之式而至
定者衆變之正彼用物而不用於物故億化而無

方萬試而未始有窮夫子嘗曰惟君子可以大受
也而論管仲則小其器夫匡天下合諸侯扶孱齊
而伯之奉衰周而王之斯可以爲大受乎則管仲
者固已優爲之矣而小之何居解者曰管子不勉
其主至王乃稱伯故小之也夫子誠小之則不得
復稱其仁稱其仁則固未嘗斷斷然明黜之曰爾
伯也蓋管子大材也而亟於用其大譬之騏驥不
千里不快志及於千里也而衰故管子幽囚縶縛
不稱辱期以鉅功而顯名及於功立名附也而反

坫塞門已夫期者必至受者必盈仲蓋優於受而短於盈惟盈用其大故小也古之聖賢修其道不必顯功功被天下而我不與周公是已以一宰臣南面負扆朝諸侯勢疑迹嫌覩反坫塞門奚若也而夫子於詩書著其烈其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噫豈不博大閎渺深於道也哉夫道固運器者也道運器命之曰不器器成道命之曰大器久矣夫不器之爲大器也管子者直器耳譬則鍾鼎彝然究其量則猶器哉子雲氏之言也大器猶規矩

準繩先自治而治人憲仲之所以自治者畧矣

敬菴集卷之十九